



賽霸王

(圖画本中篇說部)

草 厂 編 著

北 京 出 版 社

4470

賽 霸 王

(圖西木中篇說部)

草 厂 編著

董 天 野 作圖

北 京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七 年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寫清代一個戲劇藝人忠於藝術，不會阿諛奉承，寧願放棄優裕的生活，組織草台班，傳授生徒，流浪江湖，為廣大群眾服務。臨死的時候，他還念念不忘生徒的成就，希望薪盡火傳。一個深受熏陶的徒弟，技藝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境地，由於身在草台班，不為人知。其後得到偶然的機會，被蘇州城中名班借去代戲。班中諸人，都奚落他。及至登台演《千金記》中的楚霸王，喑鳴叱咤，四座皆驚，推為絕技。那些原來輕視他的人也讓他參加了戲班，並且奉為首座。

這個故事，原采自《劇說》，經作者加以誇張描寫，一方面刻畫了不屈不撓地忠實於藝術的師徒兩代；另一方面，也批判了那種認為“同行是冤家”不以藝術為重的人，揭露了社會藝人的處境和坎坷的遭遇。

楚霸王（圖畫本中篇說部） 草 廠編著 董天野作圖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東單廣線胡同3號）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5號

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·印張：1 15/16·字數：33,000

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30,000冊

統一書號：10071·143 定價：(6)0.18元

統一書號: T 10071·143

定 价: (6) 0.18元

一、投 师

清代康熙年間，在苏州府直隸地方，有一个人，姓陈名喚明智。这人家世务农，出身穷苦，却从小就爱唱昆曲。遇有戏班来到鎮上串演，不管風雨寒暑，道途远近，他都赶了去看。看了就学，学会还要再看。他身材矮小，却偏爱的是淨角这一行。僥幸天生着一副响亮喉嚨，又肯苦学苦练，才小小十四五岁年紀，竟被他学会了好多折戏，唱做念打，件件都来得。

这一年，有个“草台班”，来至府直。那班子里有个做淨角的，唱的好，做的好。陈明智連看了他三日戏，委实着了迷，心里想道：“如若投得此人为师，搭在这个班子里，遍游各地，天天做戏，豈不快活？”想着，就冒冒失失地去找那个淨角，說明来意道：“我想搭在你們班子里，跟老师傅学着做戏，不知可肯收留？”

原来那个淨角，就是这草台班的班主。早先年輕时候，在苏州城里，搭过有名的班子，也曾紅过的。只因他性情倔强，得罪了看戏的財主，又不肯听班主的言語去磕头賠礼，这就被赶了出来。他一怒之下，發誓不到城里去做戏，約了几个伙伴，帶着几个徒弟，弄这么一个草台班，跑跑远州外县，四乡八鎮，圖个糊口。

搭草台班做戏，是个最苦不过的行当：不但掙不到多少

錢財，動輒還不免要忍飢受凍；平日“餐風宿露，戴月披星”，更是不足為奇的事。不是真正無路可走的人，誰也不願意去搭草台班；搭在班子里的，一旦稍有辦法，立刻就掉頭不顧，遠走高飛了。這個班子，起初也有二三十號人，唱不到半年，走了約莫有一半。走了老的，又補新的，補來補去，角色越弄越不齊整，有好多出大戏，漸漸都做它不動了。

那個班主，唯恐這個班子要垮台，心下暗暗發愁。每到一處，他都隨時留心，但願能收得幾個徒弟，撐撐場面。這日忽見有人前來投效，怎能不喜？當下便問：“你也識得唱么？”

陳明智道：“我私下也學了一些，只是未經名師指點，難免荒腔走板，怕的不中聽。”

班主又問：“你學的哪路角色？”

陳明智道：“我愛做的是淨角。”

那班主所得這句話，便對陳明智渾身上下，打量一番，只是搖頭道：“看你又瘦又小，竟也要學做淨角么？”

班主此言一出，陳明智只認做是不肯收留他，急得登時把臉脹紅了，眼淚水只



在眼眶里乱滚，差点流了出来。

班主见他这样，就又说道：“你且唱几句我听。如若唱的还过得去，身材矮小，倒是可以想办法的。”

陈明智得了这句言语，就扯开喉咙，唱了一段。

陈明智唱的时候，那班主只是掐着指头，静静地听着。唱完了，也不说好，也不说坏，却朝着他的脸上，仔细端详。

陈明智被班主看得急了，紧紧问道：“老师傅！我倒是还有点做戏的指望没有呢？”

班主道：“你且把适才唱的这一段，做个身段与我看看。”

陈明智遵命做了。

班主等他把身段做完，顺手从架子上抽下一枝枪，说：“耍一个‘黑虎掏心’吧！”

陈明智又便耍了。

这样也试了，那样也试了，班主这才拉住陈明智的手，叫他坐下，和他说道：“像你这般年纪，无师自通，戏居然做到这样，真不容易。我在江湖上闯了这么多年，也很收过一些徒弟，却没有一个赶上你的。你若不怕饥寒奔波之苦，忍得住煎熬，我自当尽心尽力，把自己的本领，传授与你。只是凭你这样人材，这么好的根基，搭在草台班，拜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儿为师，未免有些委屈，将来说不定有一日会后悔的。”

陈明智忙道：“只要老师傅肯收留我，指点我，便是我万千之幸。将后来，老师傅到哪里，我跟随到哪里，永远无后悔之日。”

班主道：“这样便好。只不知你的父母，可肯答应你去做戏？”

陈明智道：“我父母双亡，依靠兄嫂度日。我要做戏就做

戏，兄嫂是攔不了我的。”

班主道：“話不是这样說。你家中既有兄嫂，我就該去問問他們的意思。”

陈明智道：“老师傅这就去吧，我引路。”

班主笑道：“你倒也不消这样性急。我今天还有事；明天你来，我們一路去就是了。”

陈明智欢天喜地，蹦蹦跳跳地走了。

二、辞 家

陈明智的家，离鎮上也有五七里路。他一路走，一路想，“那个师傅真好，又有本領，不久就要和他一台做戏了，真是运气。”想着想着，就觉得臉也勾了，衣服也換了，台下千百只眼睛，都在瞧着自己。一时好像大家都在夸奖：“这个小角色从哪里来的？戏做得很不错哩！”一时又好像大家都在笑話：“这个小娃兒，甚么也不懂，怎么就上台做起戏来？哪里配！轟他下去！”

陈明智想到这里，不禁耳鳴心跳，兩手冰凉。这时已經快走到家門口了，路旁有一棵兩人合抱不过来的老槐树。他且忙不忙回家，就坐在树根上，托着腮，呆呆地發楞。

他正在那里出神哩，忽然間，后面来了一个人，戴着个斗笠，背了把鋤头，远远地就大声說：“老二！你在那里做甚么？”

陈明智一听是哥哥的声音，慌忙站起。

哥哥来至他面前，望了他一眼，又說：“老二！我看你这兩天落了魂的样子，是为了甚么呀？今天又有半天沒有見着



你的影子，你到哪里去了？”

陈明智生性老实，不会说谎，只脸红着脸说道：“我到镇上看戏去了。”

哥哥道：“我们做庄稼的人，起早睡晚，耕田锄地，盼个好收成。年纪小的，也帮着放牛薅草，往田里送送茶饭。哪个像你这样，一天到晚，游手好闲的，将来怎么得了！”

陈明智听着哥哥的教训，先是不敢言语，跟在哥哥的后面，往家里走去。走了百十步路，又自想着：“我这投师学戏的事，不告诉哥哥是不行的。”这便吞吞吐吐、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他们戏做得好，我禀告哥哥，也要跟他们学着做戏去。”

陈明智话刚出口，他哥哥的锄头，哧溜一下从肩膀上滑将下来。哥哥说：“你说的甚么？你要去做戏子么？”

陈明智打从鼻孔里应了一声道：“是！”

他哥哥重把锄头掮上肩膀，口中直说：“当初爹妈临死，

把你交付与我，要我將你教导成人；好了，好了，不想你如今竟然要做起戏子来了！”說着，便大踏步往家里直奔，那个样子是气極了。

进得大門，他哥哥把鋤头向牆角一扔，倒了也不扶；坐下来，摘了斗笠，攢在桌上。

嫂嫂不知就里，就問：“你弟兄二人淘甚么气了？”

他哥哥顫抖抖地說：“老二，老二，他要去做戏子哩！好的不做，要干这样下賤的行当，你說气人不气人？”

陈明智接口却說：“做戏也沒有甚么下賤呀！一个人做戏，几十几百人看着高兴，这不是很好的行当么？”

哥哥說：“你还跟我頂嘴哩！你知不知道，做了戏子，是进不了祠堂、見不得祖先的。”

陈明智道：“那也不要紧。我看見戏班里供的祖先，全是做戏的人哩！”

哥哥也寻不出甚么道理来駁他，只是十分惱怒，捏着拳头直捶自己的腦門說：“怨我，怨我！平日放縱了他，看他舞槍弄棒学着做戏也不管，今天直头要做起戏子来了。將來我死了，却有甚么臉面去見爹媽！”

陈明智还想說甚么的，却被嫂嫂攔住道：“老二，你就省兩句吧！你哥哥在为你打算，你怎么老頂撞他？你且出去要一会，讓你哥哥再想一想吧！”

陈明智依着嫂嫂言語，走將出去。

——你道陈明智嫂嫂为何要讓陈明智出去？其中有个原故。只因陈明智但愛做戏，不愛做田，嫂嫂素常就有些厭嫌他。庄稼人，日子过得苦不过的，家里多一口人吃飯，实在多一些为难之处。他是丈夫的亲兄弟，年紀幼小，又不好撞他。如今他自己要走，那还有甚么話說。陈明智哥哥不讓陈

明智走，嫂嫂倒着了急；因此把陈明智支使出去，自己好用言語去劝丈夫。

他嫂嫂說：“老二一天比一天大，天天学戏，把他留在家裏，总不是事。东村三叔前回要把老二过繼，你又不肯。当时你說：“‘宁肯讓兒子做戏，不肯把兒子过繼。’如果讓老二过繼給三叔，就对不起爹媽。”这句话如今倒是应了。既然不肯讓他过繼，为甚么又不讓他去做戏呢？你留得住他的人，留不住他的心。明公正分地你不許他走，明天他偷偷跑了，你連他的影子都还找不着哩！”

他哥哥起初还跟他嫂嫂辯駁；及至后来，嫂嫂的話越說道理越多，哥哥也就不言語了。乘着这个时机，嫂嫂向門外把陈明智叫进来，告訴他：“你哥哥答应你去学戏了。”

陈明智一听，十分心喜。第二天天还没有大亮，他就赶到鎮上，和那个草台班班主說了。班主按着收徒弟的規矩，央了中人，去到陈明智家里，和他哥哥写了投师的契紙。他哥哥虽則有些不舍，也是無法，看着他去了。

自那日起，陈明智就随着那个草台班，到处做戏。

三、探 城

陈明智搭进了那个草台班，边学边做，边做边学。他人既聪明，又虛心不怕吃苦，不消多时，就学会了許多玩艺：臉也勾得大了，身子也扮得粗了，个子也垫得高了；一張口，一举手，一睜眼，处处都是戏；演張飞便是个活張飞，演項羽便是个活項羽。上得台来，誰也看不出他还是初出茅廬的孩子。那班主得到这样一个徒弟，称心如願，名为师弟，实

有父子之情。又兼他为人和气，遇事上前，对待各位师兄，十分有礼；因此全班上下，人人都欢喜他，把许多玩艺教会了他。

这草台班里的日子，果真是苦不过的，南北东西的乱走，只在村鎮里赶集。一台戏做了下来，大家勉强饱饱肚子；有三五日不唱，就会连个烧饼都没得吃的。陈明智只是干得有劲，从不计较那些。

这一天，他们这个班子，来至在木瀆鎮，看好了戏台，预备第二天做戏。谁知到了傍晚时分，有人来说，苏州城里的大班子，今天开锣；木瀆几家有錢的大戶，都被請进城里看戏去了。因此劝他们等兩天再做戏，免得無人出錢，白做了。



班主無奈，只好讓大家权且在戏台上住一夜，到明天再看風色，如若在木瀆做不成戏，就开碼頭到別处去。

陈明智究竟是个孩子，看到这个情形，就問着师傅：“听说那城里的班子，戏做的也不一定比我们好，却有大把銀子的进帳，做一場可以吃半年；为甚么我們不进城里去做戏呢？”

班主道：“你这真是孩子話！你看我們这样破爛的行头，是能在城里做戏的么？”

陈明智道：“依师傅的言語，城里人是只懂得看行头，不識得看戏的了？”

班主道：“話自然不是这般講。那城里的大班，不但行头好，戏也做得好，角色齐整，个个都是了不起的。”

陈明智道：“他們怎样的了不起呢？”

班主道：“無非是戏做得好唄！”說着，嘆了一口气，却又道：“其中也还有些道理，你多做几时戏，自然会明白，这时不說也罢！”

陈明智見师傅有些伤感模样，也就不再朝下問了。

就在这天晚間，大家临睡覺时，檢点人数，少了一名：陈明智不見了。

全班人都慌了，四面分头去找，却哪里找着他的影子。

有的說：“莫非这孩子吃不下苦来，趁此跑了？”有的說：“莫非这孩子看中了甚么女人，被勾引上了？”也有的說：“这孩子这些日子老打探城里大班的事，莫非因为这里离城近，去找别的門路去了？”大家又是罵他，又是想他。

班主不信众人言語，又只猜不透究因何故，急得唉声嘆气，只是拍着大腿。

到得第二天上午，大家还在着急烏乱的时候，陈明智却搭坐小船，笑嘻嘻地回来了。

班主一見，好似拾得寶貝一般，偏只板着面孔問他道：“怎么不和我說，你就跑了？这一夜是在哪里的？”

陈明智道：“我进城看做戏去了。”

班主道：“你不守班規，私行外出。我如不管教你，怎么能服得住旁人！”說罢，就举起竹板要打。

陈明智道：“是师傅要我去的，不能怨我。”

班主道：“我几时要你去的？”

陈明智道：“师傅说，城里大班角色都了不起，又不告诉我怎么了不起，我只好自己去看看了。”

班主道：“你看他们戏做得怎样？”

陈明智未曾答话先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，然后捏起喉咙，又似鸟鸣，又似猫叫，比着说：“这就是他们唱的楚霸王哩！”

大家听他这一说，全都笑了起来。

他又道：“我只不懂，他们能在城里做得戏，我们却做不得？”



那班主放下了竹板，又嘆了一口气說道：“孩子！你哪里知道：如今做戏的这一行，也講究个帮口。你能拍馬，会吹牛，搭上了帮口，才有你在城里混的分兒。如若不然，硬要挤进城，他們就要結起帮来，砸得你头破血流。他們講的不是做戏工夫；只講的鑽营勾結，呵哄吓詐。有五分本領的人，

会受到十分的妒嫉。看戏的也是瞎起哄，有几个内行？因此上，他们就越发地猖狂了。你看看，我这个师傅，穷虽穷，总还有几根硬骨头，能和他們在一起么？我是宁可吃些苦，跑跑乡镇，这一辈子也不想进城的了。但愿你，多得一点真才实学，把戏做好；不要把那城里、乡里的念头，存在心上！”說着話时，班主的眼圈紅了，声音也有些發澀了。

四、抱 病

轉眼之間，陈明智在那个班子里，度过七八个年头，不觉已經二十一二岁了。这时候，班主越来越老，只能管管事务，戏却做不动了。班里净角的戏，全由他来做。因他做得好，四乡八鎮的人，都爱看他的，暗地給他取了一个渾号，叫做“賽霸王”。

只是一層：乡下看戏的，内行虽有，有錢的主兒却少。看一場戏，腰包里挖出百十文錢，都要費好大气力。平日間，只有死命喝采，表表捧場的心意罢了。就因为这个原故，那个班子，虽然走一处受一处欢迎，日子过的总还是很苦。有那熬不住的，得机会就走了。几年之間，就像風車一般，旧的走了，新的来了，换来换去。其中只有个陈明智，和班主死守着。他敬重师傅，佩服师傅，喜欢师傅。尽管自己成了班里的主角，总觉得还有许多地方沒有做得好，离师傅还差着很远哩。

这年冬天，靠近年边了，他們这个班子，由嘉兴去到平望，赶个新春。巧遇着天气不好，一路上雨雪交加。班主虽然是久經湖海的人，究竟如今年岁大了，禁受不起風寒，不



覺生起病來。起初只是咳嗽头疼，後來却吐出大口鮮血。

陳明智見師傅這個模樣，十分着急，想在半路上找個客店，讓師傅住下養息。師傅只是不肯，說道：“我們吃開口飯的，年輕時候，誰不受點內傷？吐几口血，那算得甚么！為了我一個人，大家不能趕到平望去做戲，我的心能安么？心既不能安，我的病會好么？”

陳明智也知道師傅性子強，勉強他是無用的；只好由他掙扎着，一直到了平望。

常言道：“好漢只怕病來磨。”那班主儘管有十分忍勁，怎奈病勢一天比一天沉重：身子動不得了，說話也只有氣無力的。陳明智給他請來了郎中，他却偏不肯吃藥。他說：“我六十開外的人了，死也死得的了，灌那些苦水做甚么！在以前，我心里想，別人在城里享福，紅得發紫；我却吃辛苦，倒霉：总觉得有些不服。如今哩，我倒又想開了，我一輩子用心在做戲上面，在城里是这样，在乡里也是这样，我对得起戏也就是了，和别人計較个甚么。但願你們將來把戏做得更

好，讓大家知道草台班也不一定都是落腳貨，我就是死也閉眼了。”說過這些話，又偏還問着大家：“這幾天安排得怎麼樣了？戲碼定好了沒有？”

大家告訴他：“正月初五准定開鑼，頭兒日都是些吉祥好戲。”

他說：“第一場不是《千金記》嗎？”

大家說：“《千金記》里有自刎的情節，頭一場上它，怕的不大好吧？”

他說：“不管這些章程了，你們就做這個戲吧！這個戲里一只‘虞美人’，兩只‘泣顏回’，明智唱的總還有褒貶之處。我在嘉興時候，要他改過，就不知上台如何。我看一回是一回了，且讓我听听他的；如果不对，好再指点他。”

大家看班主病得那個樣兒，不好違拗他，只得把戲碼改了。

三十晚上，班主覺得精神還不錯，就向陳明智道：“我能熬過這個年，說不定還可以多看你做幾年戲哩！”

陳明智听了這個話，雖然面上露着喜歡，心里却十分淒楚，他已然看出來，班主是不行的了。

五、殉 艺

看看初五近了。陳明智又忙着開鑼的事，又記望照顧師傅，從戲台到客棧，從客棧到戲台，來往奔波個不停。

班主看出來這種情形，說道：“你好好安排做戲吧，不要多管我。等到開鑼那天，把我抬上后台去就是了。”

陳明智道：“師傅病得這麼沉重，天氣又這麼冷，就在客